

韩国藏《十王经》异本初探*

伍小 劼

内容摘要:以证心寺刊本和松广寺刊本为代表的韩国藏《十王经》有自身特色,经中所带的图像与之前学界研究的《十王经》图像有明显差别,构成一种异本。两种刊本中的图像为十王及其从官眷属图像,他们是在做预修十王仪式时所请的对象,各自有独特的功能。图像名目来源与一部《冥道传》密切相关。

关键词:韩国 证心寺 松广寺 《十王经》《冥道传》

本文所称《十王经》,指在中国^①产生形成的《佛说阎罗王授记四众逆修生七往生净土经》(下文简称《阎罗王授记经》)、《佛说阎罗王授记四众预修生七往生净土经》(下文简称《佛说十王经》)以及《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》(下文称《预修十王生七经》)。这几个文本内容相近,属于同类经典。《阎罗王授记经》与《佛说十王经》在敦煌遗书中被发现后,研究者众多,成果也极为丰富^②。

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英国图书馆藏汉文敦煌遗书总目录”(15ZDB034)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汉文大藏经未收宋元明清佛教仪式整理与研究”(17ZDA236)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“《大灌顶经》研究”(17FZJ001)的阶段成果。本文写作得到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资助。

① 据学者研究,《佛说地藏菩萨发心因缘十王经》在日本形成(说见泉芳璟:《十王经的研究》,《大谷学报》第二十二卷第四号,1941年,第1-24页。清水邦彦:《〈地藏十王经〉考》,《印度学佛教学研究》第五十一卷第一号,2002年,第189-194页)。故本文不涉及此经。

② 详参太史文(Stephen F. Teiser)撰,张煜译:《十王研究的二十年回顾》,《古典文献研究》第十八辑上卷,2015年,第191-215页。郝宪爰:《敦煌十王信仰研究综述》,《河西学院学报》2015年第1期,第49-52页。

一、研究概况

就《十王经》的文本系统与版本研究来说,从形式上看,学术界此前发现和研究的敦煌本《十王经》大体分为两个系统,两个系统文字大体相同,不同之处在于,一种是仅有文的《阎罗王授记经》,一种是有赞有图有文的《佛说十王经》。本井牧子称前者为乙类,后者为甲类,又对敦煌本、朝鲜诸本、日本诸本进行了分类、比对与研究,认为在这些文本中,有的处于中间过渡环节,《佛说十王经》在《阎罗王授记经》的基础上成立^①。张总发现“《佛说十王经》的尾题实际仅见于绘图本之后,经首‘成都府大圣慈寺沙门藏川述’之题名与五会赞经启语亦同,即‘藏川’名与《十王经》只与具有赞文、插图的卷本有关,此点在过去研讨中多未辨明。而纯写本尾题则多为《阎罗王授记经》”^②。随后又说,虽然两者都可概称为《阎罗王授记经》,但“无图文本即尾题简为《阎罗王授记经》,而具有插图和赞词的卷子,简称为《佛说十王经》”^③。这个认识和处理简单明了。侯冲基本接受这个看法,并且从两个系统的经文旨意出发,认为《阎罗王授记经》重预修,而《佛说十王经》仅用于荐亡法事,《佛说十王经》当是根据《阎罗王授记经》编成的道场仪^④。这就从经文的意旨上对《十王经》的两个系统进行了区分,本文接受上述三位学者的意见。

题为《预修十王生七经》的经典,根据朝鲜刻本和日本藏本,日本学者将其分别收入《卍续藏》和《大正藏·图像部》。近年来,有些中国学者根据出土文献,认为这部经典来源于中国。浙江黄岩灵石寺塔中1987年出土过五卷《预修十王生七经》,年代在晚唐至北宋初年之间,《东南文化》1991年公布过其中一卷^⑤。2014年,杨松涛介绍了灵石寺塔出土的经典简况^⑥,2015年又较系统地介绍了其中的《预修十王生七经》^⑦。后文从卷面规格、字数、行数、字体、构图、人鬼形象以及舛误等方面介绍了五卷《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》,对比

①本井牧子:《〈预修十王经〉的诸本》,《京都大学国文学论丛》11,2004年,第1-22页。

②张总:《〈阎罗王授记经〉缀补研考》,《敦煌吐鲁番研究》第五卷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1年,第82页。

③张总:《地藏信仰研究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3年,第117页。

④侯冲:《中国佛教仪式研究——以斋供仪式为中心》第六章《预修斋供》,上海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,第394-402页。

⑤台州地区文管会、黄岩寺博物馆:《浙江黄岩灵石寺塔文物清理报告》,《东南文化》1991年第5期,第242-283页。

⑥杨松涛:《灵石寺塔〈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〉简况》,《上海文博论丛》2014年第1期,第49-57页。

⑦杨松涛:《灵石寺塔〈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〉考释》,洪修平主编:《佛教文化研究》第一辑,江苏人民出版社,2015年,第307-326页。

辨别,指出差异,认为灵石寺五卷本来源同一;特别是经题《预修十王生七经》是国内首见,证实了日本《卍续藏》收录此经的来源。张总也有几篇文章谈到黄岩灵石寺塔出土的《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》,认为从此经可看出,海东诸本《预修十王生七经》传自中国,且从台州等地输出的可能性很大^①。此外,张总对陕西耀县神德寺塔出土的文本 Y0076+Y0155 的一处偈文与其他诸本不同进行分析,认为神德寺塔中的这件文本比较特别,是从《阎罗王授记经》到《佛说十王经》的一种中间形态^②。

二、韩国藏带图本《十王经》概况

笔者在同事王招国的帮助下,看到几种韩国藏带图本《十王经》。文本中的图和此前学者介绍研究过的《十王经》差别较大,已经构成异本。从之前对文本系统和版本的研究来看,笔者还未发现有人介绍过带图的《十王经》异本。本文即对这几种韩国藏本做初步研究。

笔者所见两种《十王经》异本,一种根据尾题可知,为韩国全罗南道潭阳郡证心寺刊本(下文简称“证心寺刊本”);另一种根据尾题可知,为韩国全罗南道顺天郡松广寺刊刻本(下文简称“松广寺刊本”)^③。下面分别介绍两种本子的基本情况。

1. 证心寺刊本

经本封面题“佛说十王生七经”,右上角题“附寿生经”,下题“默潭”(见图1)。可知,经本主体为《佛说十王生七经》,《寿生经》为附经,本经应为僧人默潭所有。第一页扉画为“说法图”,世尊在中间,环绕着诸菩萨及听法人。上有朱印“默潭三昧”,右边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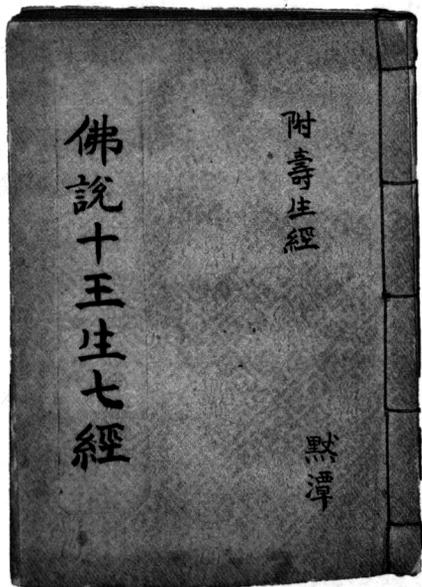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 证心寺刊本

①张总:《〈十王经〉新材料与研考转迁》,《敦煌吐鲁番研究》第十五卷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5年,第56页。

②张总:《〈十王经〉新材料与研考转迁》,第64-66页。相关讨论亦可参见张总:《疑伪经中的摘抄与编撰例说》,方广锜主编:《佛教文献研究》第一辑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6年,第300页。

③本井牧子在《〈预修十王经〉的诸本》中提到的万历四十六年刊松广寺本,似乎就是笔者所据本。本井牧子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该文本所带的图像展开讨论。

栏外有“鞠声佑”、“李男伊”两人名。经文正文上钤朱印“潭阳龙华寺所藏印”；下钤两紫印，稍上者为“心月照于法界”，稍下者为“全南道长城郡白岩山白羊寺沙门鞠英佑”。正文经题“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”。右边乌栏外有人名“李世仁”。经文正文中有赞无图。尾题为“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”。尾题后有文：“辛巳五月 日，全罗道光州地瑞石山证心寺开刊。”据此可知，经文刊版在辛巳年五月，结合下文介绍的成化五年(1469)题记，由于开刊比题记要晚，开板时间可能在嘉靖元年(1521)。地点在全罗道光州地瑞石山证心寺。经本钤印中的龙华寺也在光州地区，距离应该不是很远。该经在证心寺开刊，后为龙华寺收藏。

题记之后是插图15幅。第一图右边正中坐立者为世尊，下有一僧人及持笏人物若干，结合经文看，似为世尊说法授记的场面。左边有上下两幅小图，上图为夫妻二人在世尊面前焚烧纸钱的情形，并有文字说明云“此乃对世尊面前烧奏生前受生钱债，还足冥司，至于身亡，不堕阿毗，却得人身，看经折还足”。下图为一男子在看经，右上云朵中有若干菩萨，上有文字说明“此乃看《金刚经》与《受生经》，折还生前所欠下冥司受生钱债，看此《受生经》，感经中十地菩萨现”。

第二幅图为十王中第一王秦广王及其从官眷属像(见图2、图3)。图中神鬼像分别为主尊秦广王，从官眷属泰山柳判官，泰山周判官，都句宋判官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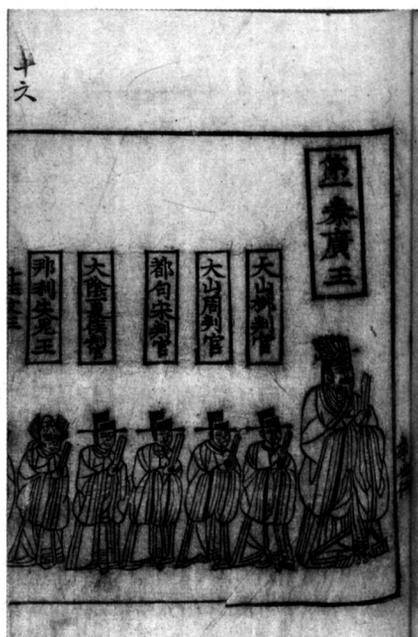


图2 证心寺刊本·秦广王及其从官眷属像之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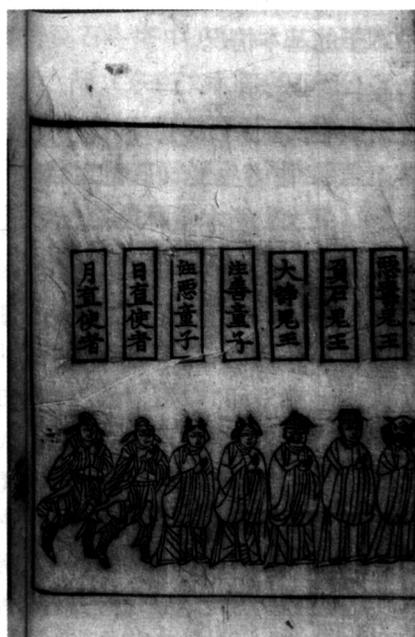


图3 证心寺刊本·秦广王及其从官眷属像之二

太阴夏侯判官,那利失鬼王,恶毒鬼王,负石鬼王,大净鬼王,注善童子,注恶童子,日直使者,月直使者。主尊及从官眷属中判官均手持笏板,其余从官眷属合掌。在“那利失鬼王”与“恶毒鬼王”间有“十王文三”,外面没有方框,笔者认为这是雕版说明文字,不属于图像的具体内容,接下来的图像中亦有“十王文某”的文字,不再进行说明。

第三幅图为十王中第二王初江王及其从官眷属像。图中神鬼像分别为主尊初江王,从官眷属泰山宰判官,泰山王判官,泰山王杨判官,都推卢判官,那利失判官,上元周将军,三目鬼王,血虎鬼王,多恶鬼王,注善童子,注恶童子,日直使者。主尊及从官眷属中的判官均手持笏板,其余从官眷属合掌。

第四幅图为十王中第三王宋帝王及其从官眷属像。图中神鬼像分别为主尊宋帝王,从官眷属司命判官,泰山河判官,泰山舒判官,司录判官,泰山柳判官,下元唐将军,白虎鬼王,赤虎鬼王,那利失鬼王,注善童子,注恶童子,日直使者。主尊及从官眷属中的判官均手持笏板,其余从官眷属合掌。

第五幅图为十王中第四王五官王及其从官眷属像。图中神鬼像分别为主尊五官王,从官眷属泰山胜判官,泰山肃判官,司曹裴判官,诸司检覆判官,飞身鬼王,电光鬼王,那利叉鬼王,注善童子,注恶童子,日直使者。主尊及从官眷属中的判官及飞身鬼王、电光鬼王均手持笏板,其余从官眷属合掌。

第六幅图为十王中第五王阎罗王及其从官眷属像。图中神鬼像分别为主尊阎罗王,从官眷属注死冯判官,泰山洪判官,恶福赵判官,都司曹判官,仪同崔判官,千助鬼王,敢兽鬼王,狼牙鬼王,大那利叉鬼王,注善童子,注恶童子,日直使者。主尊及从官眷属中的判官均手持笏板,其余从官眷属合掌。

第七幅图为十王中第六王变成王及其从官眷属像。图中神鬼像分别为主尊变成王,从官眷属法曹胡判官,功曹郑判官,大阴注失判官,泰山窟判官,主耗鬼王,主祸鬼王,阿利吒鬼王,主食鬼王,注善童子,注恶童子,日直使者。主尊及从官眷属中的判官均手持笏板,其余从官眷属合掌。

第八幅图为十王中第七王泰山王及其从官眷属像。图中神鬼像分别为主尊泰山王,从官眷属黄判官,五道窟判官,掌印判官,泰山薛判官,主财判官,掌算判官,主畜鬼王,大阿利吒鬼王,主禽鬼王,注善童子,注恶童子,日直使者。主尊及从官眷属中的判官均手持笏板,其余从官眷属合掌。

第九幅图为十王中第八王平等王及其从官眷属像。图中神鬼像分别为主尊平等王,从官眷属泰山凌判官,功曹司甫判官,泰山睦判官,主产鬼王,主兽鬼王,四目鬼王,主魅鬼王,注善童子,注恶童子,日直使者。主尊及从官眷属中的判官均手持笏板,其余从官眷属合掌。

第十幅图为十王中第九王都市王及其从官眷属像。图中神鬼像分别为主尊都市王,从官眷属府曹陈判官,六曹皇甫判官,泰山董判官,泰山胡判官,

主命判官,泰山熊判官,五目鬼王,主疾鬼王,主阴鬼王,注善童子,注恶童子,日直使者。主尊及从官眷属中的判官均手持笏板,其余从官眷属合掌。

第十一幅图为十王中第十王五道转轮王及其从官眷属像。图中神鬼像分别为主尊五道转轮王,从官眷属泰山郑判官,六曹睦判官,泰山邬判官,泰山赵判官,泰山李判官,时通卿,中元葛将军,产殃鬼王,注善童子,注恶童子,日直使者,泰山府君。主尊及从官眷属中的判官、泰山府君均手持笏板,其余从官眷属合掌。

第十二幅图为人神图像,分别为诸大国王,天龙神王,阿修罗王,地藏菩萨,龙树菩萨,观世音菩萨,常悲菩萨,陀罗尼菩萨,金刚藏菩萨,道明和尚,无毒鬼王。诸大国王、天龙神王、无毒鬼王均手持笏板,其余神像均合掌。

第十三幅图为“难思难量圣位都前”,分别为“难思难量圣位都前”,此像持笏,比其他圣位图要高大。接下来分别是不知名位判官都前(手持笏板),不知名位鬼王都前,不知名位灵官都前,不知名位地狱官典,不知名位使者都前,不知名位一切从官眷属等。画中有—男子在家中“书写此经”。

第十四幅图右边为一位主人在请人“塑画佛像”,并且自己“受持读诵此经”。图左边有一架业秤,秤中无物,上有文字“五官业秤向空悬”。

第十五幅图为亡人过奈何津的情景。图右边有的人已通过“桥筏渡”,有的人则被狱吏揪住,在业镜面前照见自己往日造作恶业的情景,上有说明文字“业镜昭然业不虚”,上有五趣图。左有一人持幡骑马,上有说明文字“阎王发使乘黑马,把黑幡,着黑衣,检亡人家造何功德,准名放牒,抽出罪人,不违誓愿”。

在十五幅图像之后,有如下文字:

权衡现迹,誓度群类。应机大圣,鉴衡慈王。誓尽迷伦,乃证菩提。甚深弘愿,天矣尽矣。凡人现栖于幽冥,则真身定降于苦类。极济沉沦,拔苦兴乐,莫斯为及也。道人某广劝缁素,敬成供养仪典,妆横披阅,愿蒙冥佑。现增福寿,历代幽魂超登乐,奉祝国祚灵长,民游富域,何幸如斯。成化五年六月 日志。

证明慧觉尊者信眉,孝宁大君,贞懿公主李氏,永顺君福城正,中枢院事金守温。

在此段文字之后则是《寿生经》,经中有韩文字母若干。

题记中的文字、刊刻日期与《卍续藏》中收录的《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》(No.0021)相同。《卍续藏》所据应就是证心寺刊本,只不过漏录了信息。

从上述介绍可看出,经文开板于公元1521年,僧俗刊刻十王及其从官眷属图的目的在于使诸神“现迹”。笔者将《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》经文与敦煌本《佛说十王经》文字进行了比对,文字几乎完全相同。而证心寺刊本经文虽

然有赞有图,但与以敦煌本《佛说十王经》为代表的系统有不同之处,首先是《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》与《寿生经》同本。其次是证心寺刊本的十五幅图集在一起,而不是如敦煌本《佛说十王经》穿插在经文中间。最后是十五幅图与敦煌本《佛说十王经》中的图几乎完全不同。敦煌本《佛说十王经》中的图基本上是十王审判情景,而证心寺刊本中的图则基本上是十王及其从官眷属形像。这是两者最大的不同。

2. 松广寺刊本

经文封面题为“寿生经”,右边题为“得人身经”(见图4)。本刻本由《佛说寿生经》、《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》组成。扉页上有文字“看经十二卷[?]六束,白[?]每束三[?]或计合两六十贯,三万三千贯白[?]五块五十束”。

经中第一幅图中间为世尊说法,周围诸菩萨和听法人环绕。

经中第二幅图中间为地藏菩萨,周围从官眷属环绕;左边上半部为一夫妻在世尊面前烧纸钱,上有说明文字“此乃世尊面前烧奏生前受生钱债,还足冥司,至于身亡,不堕阿毗,却得人身,看经折还足”。左边下半部为一男子在看经,上有说明文字“此乃看《金刚经》与《寿生经》。折还生前所欠下冥司受生钱债,看此《受生经》。感经中十地菩萨现”。

第三幅图为人神图像,该图像与证心寺刊本第十二幅图相同,“观音菩萨”上有“二月十九日诞”墨笔书写。

第四幅图为第一秦广王及其从官眷属像,图像与证心寺刊本中的第二幅图完全相同,“第一秦广王”上有“二月初一日诞”墨笔书写。

第五幅图为第二初江王及其从官眷属像,图像与证心寺刊本中的第三幅图完全相同,“第二初江王”上有“三月初一日诞,或初□日,谁是”墨笔书写。

第六幅图为第三宋帝王及其从官眷属像,图像与证心寺刊本中的第四幅图基本相同,“第三宋帝王”上有“二月廿八日诞”墨笔书写。

第七幅图为第四五官王及其从官眷属像,图像与证心寺刊本中的第五幅图完全相同,“第四五官王”上有“正月初八日诞”墨笔书写。

第八幅图为第五阎罗王及其从官眷属像,图像与证心寺刊本中的第六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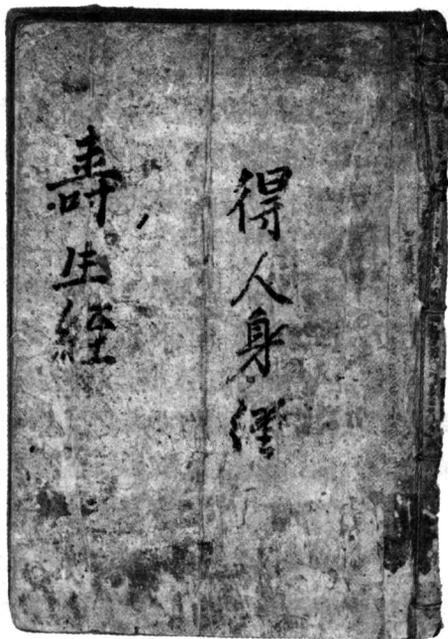


图4 松广寺刊本封面

图完全相同，“第五阎罗王”上有“三月初八日诞”墨笔书写。

第九幅图为第六变成王及其从官眷属像，图像与证心寺刊本中的第七幅图完全相同，“第六变成王”上有“二月廿七日诞”墨笔书写。

第十幅图为第七泰山王及其从官眷属像，图像与证心寺刊本中的第八幅图基本相同，“第七阎罗王”上有“三月初七日诞”墨笔书写。

第十一幅图为第八平等王及其从官眷属像，图像与证心寺刊本中的第九幅图完全相同，“第八平等王”上有“四月初一日诞”墨笔书写。

第十二幅图为第九都市王及其从官眷属像，图像与证心寺刊本中的第十幅图基本相同，“第九都市王”上有“四月初七日诞”墨笔书写。

第十三幅图为第十五道转轮王及其从官眷属像，图像与证心寺刊本中的第十一幅图完全相同，“第十五道转轮王”上有“四月廿二日诞，或廿七日，谁是”墨笔书写。

第十四幅、第十五幅、十六幅图中的图像与证心寺刊本中的第十三、十四、十五幅图完全相同。在此之后，是《佛说寿生经》经文。

《佛说寿生经》之后，是《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》经文。经文首题“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”，经中有文有赞。经文尾题“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”。尾题后有题记：

万历四十六年戊午春曹溪山松广寺开刊。刀思益，弘彦，学淳，炼元式，劝湛玄。大施主金彦方两主。

从题记可知，经文于公元1618年在曹溪山松广寺开板。经后封底页上题“寿生经”。

笔者将松广寺刊本《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》经文，证心寺刊本经文，与敦煌本《佛说十王经》文字进行了比对，几乎完全相同。

将证心寺刊本与松广寺刊本对照来看，两者文字和图片基本相同，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。首先，证心寺刊本封面题作《佛说十王生七经》，而松广寺刊本封面题作《寿生经》，虽然说在两经中都有《十王经》经文，但它们在经本中的地位不一样，证心寺刊本的主体是《十王经》，松广寺刊本的主体是《寿生经》。其次，两部经中的图位置不一样，证心寺刊本中的《十王经》图在经文之后，松广寺刊本的《十王经》图不但在《十王经》经文之前，甚至还在《寿生经》之前。最后，证心寺刊本的世尊说法授记图单独在经文前，没有与其他图连接在一起，而松广寺刊本中的所有图都连接起来了。

而将证心寺刊本、松广寺刊本与敦煌本《佛说十王经》相比，三者都有文有赞有图，前两者文、赞和图相近，区别仅仅在于主题文献不同，图顺序不同。而前两者和敦煌本《佛说十王经》相比，则完全没有地狱十王的审判情景，而是由十王及其从官眷属组合构成。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，由于证心寺刊

本和松广寺刊本都是古代朝鲜刻本,开板时间分别在明代的嘉靖和万历年间,两地相距也较近,图像与形式上基本相同,与研究史中介绍的敦煌本《十王经》系统、东亚其他刻本相比,可以将二者视为一个全新异本。

三、异本图像来源初探

异本图像中的人物名目如此具体,究竟从何而来呢?笔者在搜集韩国藏佛教科仪文本过程中,经同事王招国的帮助,搜集到两种古代朝鲜刊本《预修文》。在这份《预修文》中,笔者找到了初步答案。

第一本封面题为“预修文”,右边有“斋斋”二字。文本后有题记“崇祯五年壬申孟春日朔宁地水清山龙腹寺留校”(下称“龙腹寺本”)。文本由“预修荐王通仪”和“预修十王生七斋仪纂要”两个文献组成。

第二本封面题为“预修十王生七斋仪纂要”。文本后有题记“万历四年丙子五月 日庆尚道安东地鹤驾山广兴寺开板”(下称“广兴寺本”)。文本由“预修荐王通仪”和“预修十王生七斋仪纂要”两个文献组成。

龙腹寺本和广兴寺本内容文字有一些细微的区别,但大体相同。《韩国佛教全书》第十一册收录了这个文献,目录和作者名为“预修十王生七斋仪纂要(一卷)释大愚集述”^①。从经文“首题”的校记可知,《预修十王生七斋仪纂要》的整理者参考了如下本子:

底本:万历四年庆尚道安东地广兴寺板本(金敏荣所藏)。

校本甲本:崇祯五年朔宁地龙腹寺留板本(东国大学校所藏)。

乙本:崇祯乙卯年九月山月精寺留板本(金敏荣所藏)。

丙本:顺治四年顺天地松广寺开板本(东国大学校所藏)。

丁本:康熙十九年妙香山普贤寺开刊本(东国大学校所藏)。^②

据此目录知,笔者所掌握的是上述底本和校本甲本。由于整理者已经将底本和校本的不同之处列出,为便于复核与叙述,笔者采用《韩国佛教全书·补遗篇一》中的整理本(下称“整理本”)。

《预修十王生七斋仪纂要》由《预修荐王通仪》、《预修十王生七斋仪纂要》正文、《预修十王仪文》三部分按先后顺序构成。在整理本中,整理者将《预修十王生七斋仪纂要》正文中的节次名称抽取出来,置于整理本的最前面。将《预修荐王通仪》放在最后。为便于理解科仪文本的原来结构,下面根据底本广兴寺本还原整个科仪文本的目次结构如下:

^①释大愚集述:《预修十王生七斋仪纂要》,东国大学校韩国佛教全书编纂委员编:《韩国佛教全书》第十一册,东国大学校出版部,1992年初版,1997年三版,第427-444页。

^②释大愚集述:《预修十王生七斋仪纂要》,《韩国佛教全书》第十一册,第427页。

预修荐王通仪

预修十王生七斋仪。通述因由篇第一，严净八方篇第二，咒香通序篇第三，咒香供养篇第四，召请使者篇第五，安位供养篇第六，奉送使者篇第七，召请圣位篇第八，奉迎赴浴篇第九，赞叹灌浴篇第十，引圣归位篇第十一，献座安位篇第十二，召请冥府篇第十三，请赴香浴篇第十四，加持澡浴篇第十五，出浴参圣篇第十六，参礼圣众篇第十七，献座安位篇第十八，召请库司判官篇第十九，普礼三宝篇第二十，受位安坐篇第二十一，诸位陈白篇第二十二，加持变供篇第二十三，加持变供篇第二十四，普伸拜献篇第二十五，加持变供篇第二十六，供圣回向篇第二十七，敬伸奉送篇第二十八，化财受用篇第二十九，奉送冥府篇第三十，普伸回向篇第三十一。

预修十王仪文。召请使者疏，行牒，召请圣位疏，召请冥位疏，修设冥司胜会緘合疏，结坛分位，将迎排座时，坛中所入之物，造钱法，预修作法坛排节次规式。

其中《预修荐王通仪》由释六和撰，《预修十王生七斋仪》、《预修十王仪文》由释大愚集述。从《预修十王生七斋仪纂要》的结构与内容来看，释六和撰的《预修荐王通仪》内容是感应故事，说明了“荐王”的所由，所以被释大愚放在《预修十王生七斋仪》与《预修十王仪文》之前，共同构成《预修十王生七斋仪纂要》一卷。

《预修十王生七斋仪纂要》第十三“召请冥府篇”涉及到了证心寺刊本和松广寺刊本的图。先来看其中文字，在总说召请冥府十王、二十六位判官、三元周葛唐将军、三十七鬼王、善恶童子、诸使者、护法净神、土地灵祇之后，是对十王及其从官眷属的分说，文云：

一心奉请，先正自身，考理万条，不错一事，不义之声，不入王耳，第一秦广王，案例从官，判官鬼王，二符四直，监斋直府。泰山柳判官，泰山周判官，都句宋判官，大阴夏侯判官，那利失鬼王，恶毒鬼王，负石鬼王，大诤鬼王，注善童子，注恶童子，年直使者，月直使者，日直使者，时直使者，监斋使者，直府使者等，各并从官眷属。敬卫庭前剑戟横，此王僚佐尽贤良。一官洒扫先从外，岂与无辜枉不殃。

一心奉请，不义取材，君子不为，臣如割民，天子之咎，直谏于王，罚贪使者，第二初江王，案列从官，判官鬼王，二符四直，监斋直府。泰山王判官，泰山宰判官，都推卢判官，泰山杨判官，上元周将军，那利失鬼王，三目鬼王，血虎鬼王，多恶鬼王，注善童子，注恶童子，年直使者，月直使者，日直使者，时直使者，监斋使者，直府使者等，各并从官眷属。左右无非是正人，肃然行径绝嚣尘。赤身夺暖民休哭，到此门前有谏臣。

……

一心奉请，唯佛所知，非我境界，事虽违规，不记其过，大悲行化，七位灵官，难思难量圣位等众，不知名位诸判官等众，不知名位诸鬼王等众，不知名位诸灵官等众，不知名位诸地狱官典等众，不知名位诸使者等众，不知名位一切从官眷属等众。古来冤债起哀亲，莫若多生不识人。向我佛门多广济，无缘真个大悲恩。^①

为避引文过繁，第三宋帝王至第十五道转轮王相关内容省略。从引文可看到“召请冥府篇”中对十王及其从官眷属，“难思难量圣位等众”都有召请。这与证心寺刊本、松广寺刊本中的图像完全符合。

至于召请冥府的具体作用，“召请冥府篇”说：

盖闻清风下散，瑞气上凝，圣凡之境不殊，冥阳之路相接。上来坛内，已奉安圣之仪。次至案前，普召冥王之众。夫冥王者，如经所说，誓愿不测。焰魔天子，诸位冥君，一十八掌狱之臣，及百万牛头之众，监斋五道，善恶二符，记罪福以分明，据业缘而处断。赏善则与超天界，罚恶则判落三途。辨是非不枉之情，赐苦乐无遍之报。^②

召请冥府诸圣的目的在于据业缘赏善罚恶。这与《十王经》的主题相符。

证心寺刊本第十二幅图与松广寺刊本第三幅图有“人神图”，包括诸大国王、天龙神王、阿修罗王、地藏菩萨、龙树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常悲菩萨、陀罗尼菩萨、金刚藏菩萨、道明和尚、无毒鬼王。根据《预修十王生七斋仪纂要》第八“召请圣位篇”，地藏菩萨、龙树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常悲菩萨、陀罗尼菩萨、金刚藏菩萨、道明和尚、无毒鬼王为所请圣众，地藏菩萨为首的六大菩萨是发誓愿尽度末世众生的圣位。道明和尚和无毒鬼王为帮助地藏菩萨助扬真化的圣位。

至于诸大国王、阿修罗王、天龙神王等，《预修十王生七斋仪纂要》第二十九“敬伸奉送篇”说：

奉送地藏六光尊，拔苦与乐度众生。奉送道明财首尊，助扬真化利有情。奉送应化六天曹，大权示迹济群生。奉送释梵四天王，实报酬因利人间。奉送国王龙神众，各离邪身得佛身。奉送酆都大帝众，回向菩提无上果。奉送十殿冥王众，速证如来正法身。奉送判官鬼王众，各离业道证菩提。奉送将军童子众，悉发菩提得三昧。奉送使者诸从官眷属，宝除热恼得清凉。奉送不知名位众，远离忧患常安乐。^③

奉送诸人、神中，就包括了国王、龙神众，在图中他们是持笏形象，应为从官眷

①释大愚集述：《预修十王生七斋仪纂要》，《韩国佛教全书》第十一册，第432—434页。

②释大愚集述：《预修十王生七斋仪纂要》，《韩国佛教全书》第十一册，第430页。

③释大愚集述：《预修十王生七斋仪纂要》，《韩国佛教全书》第十一册，第437—438页。

属。他们的作用是使人(斋主)各离邪身得佛身。召请“难思难量圣位等众”的目的是怕“不识人”起冤债。唯独“阿修罗王”在《预修十王生七斋仪纂要》中没有提到,俟日后探究。

需要追问的是,为什么证心寺刊本、松广寺刊本《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》中绘制的是十王及其相关从官眷属呢?在《预修十王生七斋纂要》中,释六和撰《预修荐王通仪》记载了所由:

《冥道传》云:游沙大国有王,名曰瓶沙,时岁十五,即登宝位。二十五年间,设预修十王生七斋四十九度,备诸供具,无不净严。洎于甲子十二月初八日庚申夜半,忽有冥道使者着青衣一人,着黄衣九人,来入王宫,唤王名字。是时王惊乱失志,无所逃遁。冥使九人把定,依法将去。时路有一白山,草木不生,状如雪岳。大王甚异之,问其故,冥使答言:“此是南阎浮提世界人民设预修十王斋者,或为师僧父母兄弟姊妹死亡之日为设冥王斋,资助亡灵。补报者,不择破钱,不依造钱法,献纳冥王,王不受用,抛弃此处,积聚成山而已矣。”大王闻已,次复前行。诣于冥间,顾视左右,有无数鬼众,或牙如剑树,口似血盆,三目四目等,百千形状。见则失胆,不可忍见。鬼卒执大王囚狱,大王白冥司言:“我即位以来,以正法治国,不行恶业,唯行善业,何罪所致,遇此苦报?”高声大叫。冥司答言:“大王以诚心供养十王四十九度,我等十王何敢背恩。从官眷属,不得大王供养,侠心伫归,令大王致其患耳。”大王白言:“从官名目,世上无本,凡夫不知不请,非独罪人过失。唯愿冥司,哀愍众生,具录名目,许受罪人,回归本国,流传于世,广度群迷。或复罪人,更备前规,并列从官眷属,一一供养,一一礼拜,勿生容易,沥心洗肠,卒命为期,尊重恭敬。”冥司如大王所愿,目录广传于世,警悟迷人,递相传受,依法修斋,免冥司苦。大王倍加精进,修行十善,御位百年。丰严供养,谨按科仪,一一召请,依《预修经》,三旬两供。百年已满,临欲终时,入于禅定,神升兜率,面见大圣,亲闻法要,证须陀洹果。大王所授目录二百五十九位,具录于后:

地藏大圣为首,六天曹,道明,无毒,六大天王,冥府十王,二十六判官,三元将军,善恶二簿童子,三十七鬼王,监斋直府,护法净神,土地灵官,已上九十七位。十王各陪从官一百六十二位,都计二百五十九位。私云:从官者,其实一百六十四位。添出者,自追魂使者,至一切使者,为十一位。则都计二百七十二位。

一本云,冥司曰:“王陪三色从官,何以不办供养。”大王曰:“愿授三色从官名目,还送本国,更设供养。”冥司曰:“从官列名,见《阎罗王受记经》。”放送王还生本国,一朔一度供养,居王位一百二十五年。私曰:

大藏别无《阎罗王授记经》，唯有《预修经》一卷。此经本无十王从官眷属名目，开板者添入瓶沙王所授来名目耳。

万历四年丙子五月日庆尚道安东地鹤驾山广兴寺开板。^①

根据释六和援引的《冥道传》记载，瓶沙王生前备供具，设预修十王生七斋四十九度。正法治国，不行恶业，唯行善业。被冥使拘至地狱后，遭鬼卒执至囚狱。瓶沙王叫屈。冥司认为瓶沙王虽然生前供养十王，但没有供养好诸王从官眷属，导致从官眷属遭遇苦处。瓶沙王则提出，世上无本具录诸王从官眷属名目，请求冥司将诸王从官眷属名目传于瓶沙王，并放其还归本国，将名目流传于世。瓶沙王回国后，修行十善，按照科仪，一一召请诸王从官眷属，三旬两供修斋。临终时，入于禅定，证须陀洹果。《冥道传》列出从官眷属二百五十九位，释六和认为真正的数字是二百七十二位。

释六和还提供了一条信息，根据《冥道传》别本，《阎罗王授记经》中有从官列名。但是释六和认为《大藏》当中没有《阎罗王授记经》，只有《预修经》，而《预修经》当中没有十王从官眷属名目。笔者不清楚释六和根据的是什么“大藏”，在《已续藏》之前，《大藏》当中应该没有收进《预修经》。释六和认为《预修十王生七斋仪纂要》中开板所列诸王从官眷属名目，就来自于瓶沙王所授名目。

从这段引文可知，释六和引的《冥道传》是一本关键的著作，但笔者寡闻，尚未见有学者做过相关研究。在《预修十王生七斋仪纂要》的诸本中，作为底本的广兴寺板本最早，开板于万历四年（1576），据此可以推测，《冥道传》的形成不晚于万历四年。

至此，韩国藏证心寺刊本、松广寺刊本《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》中十王及其从官眷属图出现的原因，可以做出初步解释。总而言之，韩国藏带图本《十王经》中出现的这些冥位、圣位及人神图像，是在举行预修十王仪式中所请的对象。在仪式中，他们都有特定的作用。所请十王从官眷属名目与一部名为《冥道传》的著作密切相关。

四、结语

本文指出，在敦煌本《十王经》系统之外，尚有另外一个《十王经》系统，韩国藏证心寺刊本和松广寺刊本是其代表。这个系统的与众不同在于，经中的图不是十王审判亡人的场面，而是诸王及其从官眷属图。

利用《预修十王生七斋仪纂要》，可知证心寺刊本和松广寺刊本《十王经》图中的诸王及其从官眷属，是斋仪所请的圣位和冥位。圣位代表利济度化众生和助扬度化的力量和证明，或者是使得斋主离邪身得佛身；冥位代表据亡

^①释大愚集述：《预修十王生七斋仪纂要》，《韩国佛教全书》第十一册，第444-445页。

人业力赏善罚恶的力量。至于诸王从官眷属的名目与排列,释六和根据《冥道传》的记载,认为《预修经》中的名目来源于瓶沙王入冥故事。这个故事有助于我们理解“召请”诸王从官的原因以及名目的来源。实际上,从斋仪的实际情况出发,这就是“召请冥位”等的主要内容。

从敦煌本《佛说十王经》中的地狱十王审判图,到证心寺、松广寺刊本《十王经》的诸王及其从官眷属图,出现这种转变的过程和原因是什么,由于缺乏相关材料,还不甚清楚,值得继续追问。另外,两个刊本中《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》和《寿生经》都刊刻在一起,这个现象也相当重要,笔者将进一步研究。

本文所使用材料的搜集,得到同事王招国副教授的帮助。初稿2016年11月6日在浙江大学举办的“第四届佛教文献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”上宣读时,承筑波大学本井牧子教授提出修改建议。在此一并致谢。

【作者简介】伍小劫,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。研究方向:佛教和道教。

·书讯·

国家图书馆出版社《古本戏曲丛刊》(线装本) 系列书籍目录

- 《古本戏曲丛刊初集》(全四十册) 定价:12000元
《古本戏曲丛刊二集》(全三十九册) 定价:12000元
《古本戏曲丛刊三集》(全三十九册) 定价:12000元
《古本戏曲丛刊四集》(全四十册) 定价:12000元
《古本戏曲丛刊五集》(全四十册) 定价:12000元
《古本戏曲丛刊六集》(十七函一百八十册) 定价:48000元
《古本戏曲丛刊九集》(全四十册) 定价:12000元